

# 世界上的另一个我

徐徐图之  
Another Me In The World  
◎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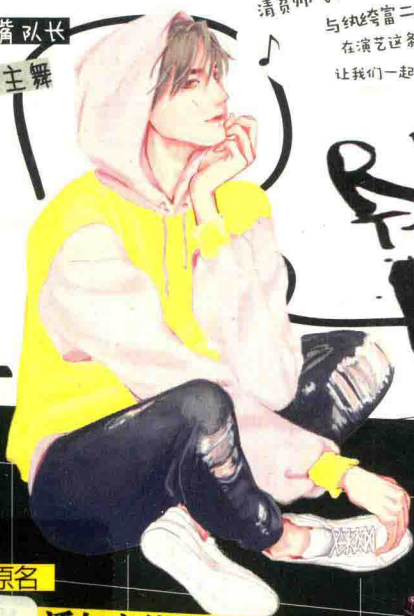
快来  
看看  
你喜欢  
的



可爱贫嘴队长  
VS  
才气温柔主舞

清贫帅气少年意外入选男团  
与纨绔富二代成为队友  
在演艺这条道路上  
让我们一起并肩成王

RES  
The  
D



网络原名

《潘与辛德瑞拉》

江大神徐徐图之热门经典之作!

长江出版社

# 世界上的 另一个我

徐徐图之

Another me in the world

◎著

 长江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/ 徐徐图之著. — 武汉: 长江出版社,  
2018.8  
ISBN 978-7-5492-5874-1

I. ①世… II. ①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82182号

本书出版权由大周(贵安新区)互动娱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合法享有。由大周(贵安新区)互动娱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正式授权长江出版社,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中文简体版本。未经许可,任何单位、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
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/ 徐徐图之 著

---

出 版 长江出版社  
(武汉市解放大道1863号, 邮政编码: 430010)  
项目策划 大周互娱·图书  
市场发行 长江出版社发行部  
网 址 <http://www.cjpress.com.cn>  
责任编辑 陈 辉  
封面设计 小 乔  
印 刷 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  
版 次 2018年8月第1版  
印 次 2018年11月第1次印刷  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  
印 张 10  
字 数 310千字  
书 号 ISBN 978-7-5492-5874-1  
定 价 36.80元

---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联系退换。  
电话:027-82926557(总编室)027-82926806(市场营销部)

## 作者简介：

徐徐图之，晋江知名作者，著有《袁先生总是不开心》《你喜欢的样子我都有》等作品。

微博：[@徐徐徐徐徐徐图之](#)

...



《逆锋》

作者：水千丞

定价：36.80元

从被人嘲笑的“草包”到荣光加身的军人，  
从猪一般的队友到神一般的对手，  
白金级作家水千丞首本正能量少年军旅成长志。

总策划 周政  
出版监制 杨翔森 曾筱佳  
项目总监 冯娟  
责任编辑 陈辉  
特约编辑 肉沫  
封面设计 小乔  
版式设计 黄贝贝  
封面绘制 晃子



[ 鹿小姐书系 ]

# 目 录

# CONTENTS

001	<i>Chapter 1</i> / 男团
027	<i>Chapter 2</i> / 室友
054	<i>Chapter 3</i> / 集训
074	<i>Chapter 4</i> / 出道
105	<i>Chapter 5</i> / 溃疡
130	<i>Chapter 6</i> / 才华
162	<i>Chapter 7</i> / 二辑
186	<i>Chapter 8</i> / 傻子
213	<i>Chapter 9</i> / 落差
239	<i>Chapter 10</i> / 团魂
267	<i>Chapter 11</i> / 伤员
290	<i>Chapter 12</i> / 追光
312	番外 / 宝贝



## Chapter 1

▼

男

团

2014年，夏。

谢竹星扯着练功服的领子抖了抖，湿透的布料几乎都贴在了身上，练了两个小时的舞，音乐声盖过了手机铃声，现在关掉音乐，才看到手机上有来自女朋友的几个未接来电和一条短消息，叫他早点回去，说有事。

他去冲澡换掉衣服，离开舞蹈室，在走廊里遇到也来练舞的同事，对他说：“你怎么还在这儿？总监找你呢，让他去他办公室。”

他甩了甩还滴水的刘海，问道：“说什么事了吗？”

同事道：“不知道，不过今天叫过好几个人了。”

本来谢竹星是要回去的，现在只得上楼去，敲开了总监的门。

房间里除了总监，还有两个陌生人，一个斯斯文文的眼镜男，三十出头，坐在总监对面；另一个坐在沙发上，戴着墨镜，跷着二郎腿，一只脚还蹬在玻璃几的边沿，身上穿了件黑色背心，露出两条刺青花臂。

“杨哥有客人？”谢竹星道，“要不我一会儿再来。”

杨总监道：“别走，进来进来，关上门。”

谢竹星疑惑地进去了。

总监向那两位客人介绍道：“这是小谢，年初刚签到我们工作室的，舞蹈专业，三月份还在刘天王演唱会上伴过舞。小谢，我忘了，你二十几了？”

谢竹星道：“二十二。”

总监点点头，继续道：“小谢人不错的，就是不太爱说话。他跳舞和伴舞的视频资料，我这里都有，要是有需要，就找出来给你们看。”

眼镜男没接话，打量了下谢竹星，转头问花臂青年：“你觉得怎么样？”

花臂放下腿，一副吊儿郎当的腔调，说：“长得还过得去，转过去，



让我瞧瞧身段儿。”

谢竹星站着没动。

总监催他：“小谢！转个身。”

谢竹星这才转了过去。

花臂歪着脑袋端详了一番，问：“你多高？”

谢竹星道：“一八三。”

花臂说：“差不多，腿挺长，腰够细的，还行。”

谢竹星：“……”您是妈妈桑吗？

眼镜男说：“那留个资料？”

花臂又把腿跷了起来，无所谓地说：“留吧，今儿看的这几个，也就这个还像样子，剩下的那都是什么鬼，简直辣眼睛。”

眼镜男笑着摇摇头。

总监喜笑颜开，说：“小谢，那你先出去忙吧。”

如果说是广告或影视剧试镜，这未免太草率，给歌手选伴舞也不用这么麻烦，最可能的就是哪家电视台的选秀节目。从舞蹈学院毕业以后，谢竹星北漂了差不多两年，从跑野场子，到演唱会伴舞，今年才终于签了像样的经纪约，虽然只是个舞蹈工作室，但也是挂靠在大公司名下的正经工作室，本来以为有机会出道，结果签约后就坐了大半年的冷板凳，工作内容还是伴舞。以前也有过电视台编导邀他参加选秀节目，他那时初生牛犊，心高气傲，压根看不上。然而现在选秀节目来选人，他连拒绝的底气都没有。

不光是人穷志短，年龄也是个很大的问题，再过两年，连选秀都不会给他机会。

工作室离他租住的房子不算远，坐地铁六站，出站走几分钟就到。

进门没看见人，他叫了女朋友两声：“佳佳？闫佳佳！”

卫生间那扇有点脱漆的门里传出来应答：“这儿呢！”

谢竹星问道：“那么急叫我回来干什么？”

里面一阵冲水声，闫佳佳出来问他：“还有钱吗？”

谢竹星道：“上个礼拜不是刚给你一万吗？”

闫佳佳说：“出了趟门，早没了。”

不是说去演出吗，怎么不进只出？他没问，只说：“要多少？”

闫佳佳说：“五千。”

谢竹星顿了顿，才道：“下个礼拜吧，昨天我刚把钱给我妈打过去，我爸要做个手术。这周末有演出，等结了钱给你，行吗？”

闫佳佳看他一眼，说：“我说不行有用吗？”

谢竹星没接话。

闫佳佳也不再说话，拿了包要出去。

谢竹星问了句：“去哪儿？”

闫佳佳道：“约了姐们儿吃饭。”

她这顿饭吃了好几天，没回家，也不接电话，信息都显示“已送达”，就是不回。

这不是她第一回这么干了，上回她说是手机坏了，再上一回她说信号不好。

人变了就是变了，一点办法都没有。

周末，谢竹星去工作。一家刚开业的高级会所，开业庆典上请了位曾经非常有名的歌手做开业演出，给的钱不多，歌手大老远的带伴舞团来不值得，就在当地找了他们工作室帮忙伴舞。

演出结束以后，演员在后台卸妆，大家提议去吃消夜，叫他：“小谢也一起去吧，好几次你都没去了。”

他找理由：“我有事要回去，下回吧。”

其他人还起哄：“得了，又回去陪嫂子！”

他也只好笑了笑默认了。

大家走了，他才收拾好东西背着包出来，发现会所大厅里闹嗨了，这儿的主人趁着开业办了个派对，灯光调得跟夜店一样，人声鼎沸，乱得不像样子，他问了服务生，才找到卫生间。

他进卫生间的时候，里面还没人，他刚站在便池前边，门就开了。

进来一个年轻人，对着手机骂骂咧咧：“你个傻子，哪有那么多纯情少女？再说就是有，我都遇不上，还能轮着你？不说了，我急着撒尿呢！”

他挂了电话，把手机塞到裤后兜里。

谢竹星眼角扫过去，看到了他的花臂，有点眼熟。

想起来了，这不是妈妈桑么。

花臂嘘嘘完了，刚拉好拉链，又有人打给他，他看了眼接起来，与刚才

的语调截然不同，隐约还有点撒娇的意味：“哈芝啊……我没干啥呀，在外边玩呢，刚出来，一口酒都还没喝……谁跟你说的？简直胡说八道，根本没有的事！……你回来了？都到家了？……想你啊！怎么能不想！……我马上回去，半个钟头就到了。”

谢竹星洗完了手，扯了张纸巾擦手。

花臂也来到洗手池前，把手臂整个伸在水龙头下面淋湿了，然后对着镜子用力搓胳膊，试图搓掉他的文身……贴，胳膊都被搓红了，也没搓下来多少。

谢竹星看了看他。

花臂在镜子里发现了，也许是觉得丢脸，凶恶状道：“看什么看？尿完了还不赶紧走！”

谢竹星把纸巾丢了，从包里拿出卸妆油来，问道：“用不用？”

花臂：“……用。”

他自己一个人想洗干净贴满两臂的文身，还真有点困难，谢竹星用纸巾帮他把够不到的地方也擦干净了，露出两条细皮嫩肉的白胳膊。

本来就半瓶的卸妆油就快见底了，目测能再卸两三次妆，谢竹星还没来得及收起来，那年轻人随手把瓶子投篮一样丢进了垃圾桶里，道：“多少钱？算我问你买了。”

谢竹星道：“算了，不值钱。”

对方仔细看了看他，道：“哎？我是不是见过你啊？”

谢竹星装傻道：“应该没有，我大众脸。”

青年摸摸后脑勺，说：“不是吧，你还挺帅的呀。”

谢竹星：“……没你帅。”

他这句也不是恭维，这人吊儿郎当不着调的模样，偏偏长了张眉清目秀十分好看的脸。

可惜这家伙好看不过三秒，立马嬉皮笑脸一副欠揍的样子，得意扬扬道：“那是。”

谢竹星没接他的茬，说：“那我就先……”

青年开着水龙头冲洗胳膊上的卸妆油，可能水流声大，根本没听见谢竹星说什么，自顾自说道：“我们哈芝突然回北城了，她不喜欢我在身上贴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我怕她看见不高兴，才赶紧弄掉它。”

话痨可是病，谁给他治治？谢竹星道：“姓哈？还挺少见的，少数民

族吗？”

少爷笑道：“哈市张柏芝，我妈！”

“……”谢竹星道，“你东北人啊？”

“老家东北的。”少爷洗干净了胳膊，扯着纸巾胡乱擦了擦，又说，“不知道谁在我妈跟前胡咧咧，瞎编排我，让我知道是谁，非得揍死他。”

谢竹星默默想，这可不是普通话痨。

“我得赶紧回家解释清楚，不然这话传到我大哥耳朵里，不由分说就得先削我一顿。”少爷继续道。

谢竹星道：“我也得走了。”

少爷自来熟地搭着他的肩，眉飞色舞地说：“我跟你讲，我大哥以前练散打的，可厉害了！”

谢竹星只觉得脑袋疼。

还好一出卫生间，音浪太强，再啰唆也听不见。

两人穿过人群，接连遇到几个嘻嘻哈哈打招呼的狐朋狗友。

显然少爷整天泡在这种场合里，熟人遍地走。

谢竹星听到那些人叫他“王超”。

……朴素的超出想象。

从会所里出来，月朗星稀，7月的热浪扑面而来。

“这几天可真是热死我了。”王超把搭在谢竹星肩上的手放下了，抱怨一句，按了车钥匙解锁。

谢竹星看过去，是辆黄色的跑车，绚丽又轻浮，和王超的气质完全吻合。

王超问他：“你没开车来吗？”

谢竹星道：“我坐地铁。”

王超一脸诧异：“这么个性吗，我还没见过有人坐地铁来派对玩。”

谢竹星把包甩到肩上，说：“我不是来玩的，我来表演，就派对开始前那个演出，我是伴舞。”

王超摸着后脑勺，上下打量他。

谢竹星心说，该认出来了吧。

王超却上下看个没完，道：“腿够长的，比例不错。”

谢竹星：“……好说。”

王超哈哈：“客气啥啊客气。你本身就学舞蹈的吗？”

谢竹星道：“我北舞的。”

王超一乐：“瞎，弄了半天是邻居，我民大音院的，09级，咱俩好像差不多大。你哪年的？”

谢竹星怀疑地看他，说：“1992年，我08级的。”

王超更乐了：“我也1992年生的，我还有好几个朋友都是你们学校的呢，就记得你们学校二食堂的红烧羊肉，后来再没吃过那个味儿的。那会儿经常去你们那边玩，说不定咱俩还见过呢。”

谢竹星不记得见没见过，倒是相信这货真是隔壁民大的了。他们学校女多男少，隔壁几个院校的男生整天跑来吃窝边草。

王超又问：“那你跳舞肯定没问题了，会唱歌吗？”

他明显没记起谢竹星来，谢竹星也不想提，装傻道：“干什么？”

王超笑嘻嘻道：“给你介绍个工作啊，你就说你会不会吧？不用唱得再好，不是五音不全就行。”

谢竹星心想多半还是为了选秀节目，说：“算会吧，学过声乐。”

“那太好了，”王超摸出钱包来，从卡夹里抽了张名片，说，“明天你给这人打电话，就说是王超让你找他的。现在他那儿就缺个会唱能跳长得还帅的。”

谢竹星看了眼名片，设计很简洁，暗金色底文，上面只有电话，和名字——段一坤。

王超拍自己胸口，嬉皮笑脸道：“王超就是我，嘿嘿。”

谢竹星道：“我叫谢竹星，梅兰竹菊那个竹。”

但王超对他叫什么并不在意，敷衍地点了下头，说：“成，你打电话记得报我名儿。我走了啊。”

道别分开，谢竹星去搭地铁，把那张名片随手塞进包里，忘在了脑后。

他并非不领情，对王超这不着调的“知遇”，多少还是有些感激的，但他不会打这个电话。

他是暂时还没出道的机会，可他在业内并不是完全没有名气，不然天王演唱会的伴舞也轮不到他。节目组来邀他是一回事，让他自己主动去联系编导说想参加选秀是另一回事，太掉价的事他不想做。

礼拜一，周末那场演出的薪酬结算了，谢竹星给闫佳佳发了条短信，

问她什么时候回来。

短信刚发出去，杨总监又叫他上去，他一进门，总监就乐呵呵地拍他肩，说：“小谢，前程似锦啊！发达了别忘了我这个伯乐。”

谢竹星不知道他想说什么，道：“杨哥，你可别拿我开玩笑。”

总监道：“哪是开玩笑？上周在我办公室见的那俩人，还记得吗？”

谢竹星心里一动，道：“有印象。那两位是什么人？”

总监道：“那年轻人我也不清楚，戴眼镜那位是 NEX 的经纪人。”

这下谢竹星是真的惊讶了。

舞蹈工作室挂靠在辉星娱乐公司，NEX 是辉星旗下的一个偶像组合，出道五六年，目前已经在走下坡路，前两年正是其人气鼎盛时期，即使现在过气了，也还是有几首经典舞曲至今没被市场淘汰。像谢竹星这样出去伴舞、演出的舞者，也经常会被这组合的舞来跳。

“NEX 最晚坚持到明年就会宣布解散，D.K 计划在那之前推出一个全新的偶像组合，”总监道，“上次来那两人就是想看有没有合适的备选成员。”

谢竹星略有些懊恼，那天他竟看走了眼，错估对方的来意，以至于完全没有把握机会，在 D.K 面前什么都没有表现。

总监却很高兴地说：“小谢，你通过初选了！回去准备一下，后天还有复选，复选如果也过了，你就有机会成为偶像团体成员，出道了！”

谢竹星感到自己的心跳无比剧烈，他沉默着把喜悦压下去，面容冷静道：“好，我会认真准备的。复选都会考些什么？”

“复选都考些什么东西？”王超躺在家里沙发上吹空调，问电话那头，“你们不会让我跳舞吧？我可连广播体操都不会做。”

那边笑着说：“怎么可能真的难为你，你来走个过场，弹弹琴，唱两句，组合各有分工，用不着都会跳舞。”

王超道：“行吧，进复选一共多少个人？”

“十个，条件都不错，到时候你也帮着把把眼。”

王超嘚瑟起来：“那我是得好好把一把，往后可都是要给我当队友的，不招我待见可不行……哎，对了，这几天有没有人，给你打电话，说是我让他找你的？”

“没有接过这样的电话，你让谁找我？”

王超有点疑惑，卸妆油帅哥怎么不打电话呢？他说：“没谁，可能他

把你名片弄丢了，再说吧。”

那边的人应了，又问他：“你大哥最近忙吗？我有阵子没见他了，哪天我请你们哥俩吃个饭。”

王超抬眼一瞅，他大哥王齐站在客厅那头的鱼缸前，正准备喂鱼，便道：“他在呢，我问问。大哥！”

王齐看也不看他，道：“干什么？”

王超道：“我经纪人问你什么时候有空，他想请你吃饭。”

王齐说：“替我谢谢他，我最近没时间。”

段一坤在电话那边听见了，说：“那就等他什么时候有空再说吧。”

王超又原话传了，王齐过来接了手机，道：“小段。”

不知段一坤说了什么，王齐又道：“这阵子太忙了，等我得空，该请你吃个饭才对。我这弟弟没长进，还得麻烦你好好调教他。”

王超在一旁龇牙咧嘴扮鬼脸，被王齐扫了一眼，立刻端正了五官。

王齐只说了几句就挂了，把手机扔还给他，又回去伺候鱼。

王超四仰八叉地瘫在沙发上，说：“咱妈中午回来不回来了？我想吃鱼。”

王齐喂鱼的手一顿，道：“少爷病！”

王超委屈道：“我怎么了？你又骂我！”

王齐道：“你说你怎么了？毕业一年了，整天就知道玩，一点苦都不愿意吃，想当歌手就去参加选秀，叫我卖这丢人面子去帮你签经纪公司，养你这么大有什么用！”

王超不服气，说：“啥你养大我的，明明是咱爸咱妈养大我的，这么想养孩子，你怎么不赶紧生一个，整天让咱妈念叨你。”

王齐：“……”

王超越发来劲：“你都结婚八年了！八年啥概念？奥运会都举行两届了，你连个孩子都生不出来。”

王齐丢下手里东西，过来了。

王超：“……大哥别打脸，我要出道了。”

中午，哈市张柏芝从外边回来，进门看见小儿子撅着屁股趴在沙发上哭，奇道：“你干啥呢？”

王超大哭道：“哈芝啊！王齐又打我！前天为了屁大一点事，已经白打我一顿了，今天又打我！你看我屁股都肿了！”

可惜他妈完全不站他这边，还吐槽他：“你又干啥缺德事了？”

王超挑对自己有利的立场说：“我就帮你催他赶快生孩子，他就打我。”

王妈妈看了一圈，问：“他人呢？”

王超胡说八道：“打完我可能爽够了，就走了。”

王妈妈懒得理他，提着东西进了厨房。

王超跟进去看了看，发现他妈要做鱼，高兴得忘了屁股疼，说：“你咋知道我想吃鱼啊？”

王妈妈道：“你二哥说中午回来吃饭，想吃鱼。”

王超：“……”

他有两个哥哥，小时候他对两人充满了崇拜，能跟在人家屁股后面摇个小旗儿，就觉得倍儿高兴，对所有年龄相仿的小朋友炫耀：“你有哥哥吗？没有吧！我有两个！”刚好能得意扬扬地比个V手势。

后来长大了，他再也炫耀不起来，人家没哥哥的可真好，都不用整天挨揍。

没写作业，大哥揍一顿；没好好练琴，二哥又揍一顿；高考考了二百分，大哥揍一顿；复读逃课去网吧，二哥又揍一顿；和隔壁学校男生打架，大哥揍一顿；不小心得肾结石，去医院又被二哥揍了一顿。二哥是个医生。

他妈看他一脸不高兴，又想哄他，又不想他蹬鼻子上脸，就问他：“你那组合整得咋样了？一共几个人？”

王超忘性特大，一句话的工夫就忘了鱼不是给他做的，乐滋滋地炫耀道：“加上我，六个，准备得差不多了，计划9月发专辑。”

王妈妈道：“小孩儿都帅不帅？给我瞅瞅照片。”

王超哪来的照片，胡说道：“当然帅，都跟我差不多的水准。”

王妈妈看他一眼，道：“哟，那这组合完了。”

王超干号起来：“我就知道我不是你亲生的，整个家里都没人爱我，我亲妈到底在哪杳杳啊！”

王妈妈：“哈哈，滚犊子。”

两天后，辉星娱乐公司A座907。

复选面试通知说是九点半开始，接到通知的其他人九点之前就到了。



只有王超，九点三十五才到，在电梯里发消息给段一坤说自己到了，然后从电梯里晃晃荡荡走出去，907门外的两排沙发上全是颜值很高的小鲜肉，大家都安安静静地坐着，听到有人过来，所有人齐刷刷地抬头看他，目光里不乏敌意。在没有确定人选之前，这里没有朋友，全都是对手。

他戴了副超大的蛤蟆镜，吊儿郎当地过去，看没有空位，就对第一排边上的人说：“往里挤挤，给我让个座儿。”

那人眨了眨水汪汪的大眼睛，道：“请问你是怀孕了吗？”

其他人哄堂大笑起来。

王超好端端的被人呛，当然很生气，摘了墨镜正要发作，后排最边上的叫他：“来这儿坐。”

他转脸一看，咦，这不是卸妆油帅哥吗？

谢竹星刚才一眼就认出他了，正好还欠他一个“知遇之恩”，就当还了。

王超顿时感到憋屈一扫而空，心中如沐春风，也不急着坐了，上前一臉惊喜道：“你怎么也在这儿啊？”

谢竹星道：“小点声儿。”

好在经过刚才对王超的那波嘲笑，那些人也结束了安静，开始和身边人攀谈。

王超倒也稍稍压低了声音，道：“那天我还问过D.K，他说你没给他打过电话，那你是怎么来这儿的呀？”

谢竹星一怔，他并不知道段一坤是D.K的中文名。

他含糊道：“名片我不小心弄丢了，他之前去我们舞蹈工作室挑过人。”

王超认真看了看他的脸，恍然道：“是你啊！我就说么，那天在厕所看你就有点眼熟，还想是不是以前在你们学校见过。你没认出来我吗？我和他一起去的。”

谢竹星装失忆：“啊，那个戴墨镜的是你？”

“对啊，就是我啊！”然而王超是真失忆，努力想了想道，“你叫谢……谢什么来着？”

谢竹星道：“谢竹星。”

王超默念了一遍，又问：“哪个竹啊？”

谢竹星道：“梅兰竹菊的竹。你来这儿干吗？”

王超咧嘴一笑：“我也面试啊。”

谢竹星有些怀疑。